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期：2024年7月8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官員和列席秘書及職員名單載於[附錄1](#)。

(會議程序的[逐字紀錄本](#)載於[附錄2](#)。)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並無發出任何資料文件。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2. 事務委員會同意於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以下事項：

- 樂齡科技的推廣和應用；及
- 跨境安老服務。

III. 居家安老的方向及發展

3.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協助長者居家安老的措施，包括為體弱長者及身體機能缺損程度較輕的長者提供資助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以及為離院後有較高風險再次緊急入院的長者提供過渡性綜合支援服務。此外，為紓緩護老者的照顧壓力，當局亦為長者提供暫託服務，並透過長者中心在地區層面為長者及護老者提供多項支援服務。

4. 事務委員會就項目進行討論，政府當局就議員的意見和提問作出回應。曾發言的議員包括(按發言次序)：林筱魯議員、狄志遠議員、周小松議員、林素蔚議員、陳沛良議員、顏汶羽議員、江玉歡議員(副主席)、郭玲麗議員、陳家珮議員、陳恒鑾議員、李世榮議員及管浩鳴議員(主席)。

跟進行動

5. 事務委員會關注居家安老的服務是否足夠，並認為當局須就居家安老服務制定長遠規劃。事務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補充資料，闡明“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及各類由政府提供的居家安老服務的涵蓋範圍。

IV. 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

6.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建議在未來3年提供新配額，分批分配予院舍，初步計劃如下：第一年3 000個，第二年3 000個，第三年2 000個。當局將處理有關申請，並會繼續採取措施保障輸入護理員的僱傭權益。同時，為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當局會維持對本地護理員的保障機制，並加強措施吸引本地工人加入院舍擔任護理員。

7. 事務委員會就項目進行討論，政府當局就議員的意見和提問作出回應。曾發言的議員包括(按發言次序)：江玉歡議員(副主席)、顏汶羽議員、狄志遠議員、周小松議員、林素蔚議員、郭玲麗議員、吳秋北議員、張宇人議員、譚岳衡議員及鄧家彪議員。政府當局察悉議員就此項目提出的意見。

V. 其他事項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4年7月19日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會議

日期：2024年7月8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情況

出席(事務委員會委員)

管浩鳴議員, BBS, JP (主席)
江玉歡議員 (副主席)
張宇人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田北辰議員, BBS, JP
陳恒鑾議員, BBS, JP
李世榮議員, MH, JP
狄志遠議員, SBS, JP
吳秋北議員, SBS, JP
周小松議員
林哲玄議員
林素蔚議員
林新強議員, JP
林筱魯議員, SBS, JP
陳沛良議員
陳家珮議員, MH, JP
郭玲麗議員
鄧家彪議員, BBS, JP
顏汶羽議員
譚岳衡議員, JP

列席(非事務委員會委員)

鄧飛議員, MH

缺席(事務委員會委員)

梁毓偉議員, JP

出席官員

議程第III項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先生, JP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甄麗明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梁樂行醫生

議程第IV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莊永桓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甄麗明女士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1)5簡婉清女士

列席職員

高級議會秘書(1)5余綺華女士
議會秘書(1)1何莉莉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3)3葉玉玲女士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逐字紀錄本**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Verbatim record of meeting**

日期： 2024年7月8日(星期一)
Date: Monday, 8 July 2024

時間： 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時
Time: 10:45 am to 1:00 pm

地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Venue: Conference Room 3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主席：各位同事，會議時間到了，亦有足夠法定人數。

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沒有發出任何資料文件。

關於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委員可參閱立法會CB(2)962/2024(01)及(02)號文件。

另外提提大家，有關“精神健康相關事宜”，教育事務委員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和福利事務委員會將於2024年7月16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舉行聯席會議，討論“香港精神健康政策”，大家有否問題？(沒有議員示意有意見)。下次例會將於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時45分舉行。政府當局建議的討論事項為“樂齡科技的推廣和應用”及“跨境安老服務”。請問委員有否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進入議程第III項，即“居家安老的方向及發展”。委員可參閱立法會CB(2)962/2024(03)及(04)號文件。

請何啟明副局長介紹政府提交的有關文件。

有意發言的委員，現在可以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請為何局長開啟麥克風。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今天我們向委員會匯報政府鼓勵長者居家安老的政策方向及措施。 [000530]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是特區政府的安老政策方針。政府一直按長者的不同需要，提供適切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讓他們可以居家安老。

社署為體弱長者提供“中心為本”或“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個人照顧、護理服務、膳食、家居清潔等服務。

合資格的體弱長者可以選擇參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即社區券計劃，接受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該計劃讓長者在“錢跟人走”的模式下按其需要自由選擇服務，提供彈性予合資格的長者。社區券計劃採用“能者多付”的原則，由長者和政府共同付款。這安排有助維持社區券計劃的長遠財政可持續性。

對於身體機能缺損程度較輕的長者，社署現時推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和輕度缺損長者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向他們提供“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

社署計劃善用現有資源，將上述兩項計劃整合為家居支援服務，即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和輕度缺損長者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合併，使用簡易標準評估工具，以及制訂個人照顧計劃，聚焦照顧輕度缺損或需要更高照顧程度服務的長者，並加強支援護老者。

此外，政府與醫管局透過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為離院後有較高風險再次緊急入院的長者病人提供過渡性綜合支援服務，包括出院規劃和過渡性家居支援服務。

另一方面，社署為一般長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包括長者日間或住宿暫託服務。2023年施政報告宣布了擴展暫託服務網絡。自去年12月起，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同時提供日間暫託服務，大幅增加了日間暫託服務點的數量和名額，分布全港不同地區，包括人口稠密、較多長者居住的已發展地區，讓有需要的長者無須轉介或通過經濟審查，即可在就近使用由政府資助的日間暫託服務。未來社署會繼續擴展暫託服務的網絡。

最後，津助長者中心在地區層面為長者及護老者提供多項支援服務，包括輔導、外展、轉介等。長者地區中心轄下的長者支援服務隊透過外展及社區網絡，識別獨居、隱蔽等有潛在服務需要的長者，並為他們提供適切援助，包括慰問長者以及情緒支援等。

綜合而言，政府為社區內不同類型的長者按其需要提供服務，讓他們可以居家安老。我們歡迎委員會就我們的服務提出意見。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局長。現在有7位同事要求發言，我讀一讀大家的名字：林筱魯議員、狄志遠議員、周小松議員、林素蔚議員、陳沛良議員、顏汶羽議員和江玉歡副主席。每人4分鐘，連問連答。

[000845]

第一位是林筱魯議員。

林筱魯議員：多謝主席。有兩個問題。關於第一點，其實我有少許失望。因為現在是說方向，文件中特別提到身體機能輕度缺損長者及離院長者，很多時真的需要樂齡科技的幫助，但政府文件(立法會CB(2)962/2024(03)號文件)在這方面的內容較為薄弱，對此我不是很開心。我想了解一下，就剛才所提的兩點，尤其對於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將來會有何支援？即長者在應用樂齡科技方面，莫說認識，購買器材又好，租賃又好，會有甚麼更具體的支援？這是第一個問題。

[000907]

第二個問題，政府文件第14至16段提到暫託服務。我想了解一下，在大幅增加名額後，現時的整體數據如何？使用率是多少？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兩個問題。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對於樂齡科技，剛才主席說了會在下次例會討論。如果在此一併來看，現時長者所需要的服務，由於他們的缺損程度較高，主要是需要上門照顧或上門物理治療之類，對此我們認為樂齡科技未必有很大幫助，但可以在下次會議再討論。

[001026]

福利事務委員會曾參觀過“a家”展館(即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那裏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樂齡科技器材可供長者租用，或以先租後買的方式提供器材。長者可利用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券”)，透過政府資助和按財政狀況自己支付部分費用，就可以使用這些輔助器材，例如餵食機、翻身護理床，或改裝家居後可以用到的器材。今天我們沒有準備相關資料，下次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可再討論這個題目。

關於數字，我請助理署長幫忙解答。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多謝林議員的提問。剛才他問到關於社區券的數字。社區券去年有1萬張，今個財政年度開始增加了1 000張，總數是11 000張。現時總共有約13 000人持有社區券，而當中經常使用的有9 000多人。為甚麼？數字一直以來是這樣的，我們派出的社區券是比實際使用的多。因

[001140]

為部分長者在收到社區券後，需要一些時間商討如何使用，揀選適合自己的服務，或者可能入了醫院，數字大概是這樣。服務分為“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中心為本”服務方面，剛才提到的9 000多個使用者中，約有2 500人正在使用“中心為本”服務，“家居為本”服務則約有5 000多人使用。社區券的好處是可以混合使用，所以約有1 400個長者採用混合使用模式，即同時使用“中心為本”和“家居為本”服務。

林筱魯議員：主席，一句而已。我明白副局長說下次會議將具體討論樂齡科技，但由於今天政府文件的主題是*(計時器響起)*居家安老的方向和發展，我希望局方能在這個場合確定應用樂齡科技的重要性，例如在甚麼情況下適用。這是政策方向的問題。多謝主席。 [001259]

主席：局長，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為長者提供服務，樂齡科技是輔助手段，若是合用我們十分歡迎，但也要看是否合用，我們會再逐件看看。多謝主席。 [001324]

主席：即在方向上，你們的意思是就着情況，是朝着這樣的方向？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是的，沒錯。

主席：下一位是狄志遠議員。

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居家安老為本”這個方向，我是支持的。長者在熟悉的地區、社區生活，家人或朋友都在附近，這個方向是好的。但是，我總覺得“居家安老”像是口號多於實際，因為這幾年來都是修修補補的形式，當很多長者沒有人暫託，就增加暫託服務；護老者有困難，就弄一條熱線提供支援；有錢時就增加一些Enhanced服務的名額——這完全是修修補補。我覺得政府今天應該告訴我們，居家安老的整體策略到底是怎樣的？ [001349]

剛才林筱魯議員提到樂齡科技。舉個例子，我們到內地考察，當地的樂齡科技遍布整個社區，服務機構可透過屏幕上的平台觀看每個長者的生活情況、看醫生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在家中有人跌倒、有人起床，討論問題等，完全可以做到。我們搞樂齡科技搞了10多年，我看不到家中的長者有這些所謂科技或device幫助提升其生活，從而令居家安老更安全和照顧得更好。只用修修補補的形式而沒有整體策略，我看不到將來人口老齡化後如何應付得到。

此外，我希望提一提，為何應該有全面的策略？我們有很多長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在社區內有很多參與和貢獻，為何我們不可以mobilize一些社區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有幾點策略性的考慮。第一，可否做一個較好的projection？居家安老的不同服務，你們估計的需求是多少？如果沒有projection，你們只能修修補補，見步行步。

第二，我建議檢視現時所有的安老服務，如何做到整合、一站式？就像當年的青年服務，有integrated服務，包括多元的服務。這樣長者便無需使用切割式的服務，今天去這個中心，其他服務又去另一間中心，撲來撲去不知道要怎樣。有了一站式服務，長者若有家居照顧的需要就去那個服務站，各方面都能夠得到好的照顧。不是每個長者都有能力搜集服務資訊，可否考慮將服務重組為一站式服務？

第三是關於醫社合作。剛才副局長提到離院支援計劃，這個做得不錯，是好的；但不是只有離院長者才需要醫社合作。很多長期病患、服藥安排或疾病管理是否有效，是否有人跟進會較好？這些醫社合作，我覺得不是很通透、很全面。

關於樂齡科技，剛才已說過，我們要求的不是介紹逐個項目，剛才提到的那些在網上全部看得到。請你們告訴我居家安老的策略，面對未來人口老齡化，如何更有效地全面照顧長者。就剛才那些例子，我希望可以檢視一下。下次會議討論樂齡科技時，我希望你們不要告訴我做了多少個展覽、做了多少個centre；你們要告訴我，究竟未來香港長者如何應用樂齡科技，實實在在有效地改善長者的生活環境。

主席：局長，說說全面一點的，你看看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關於未來人口，剛才狄議員說我們沒有未來長者人口的估算，其實我們在2017年已公布了《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當中提到香港長者人口在2050年左右達到頂峰，對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總需求大約為12萬個服務名額。這份文件很久前已公布並上載網站。今年是2024年，當然，當中有些數字可能會有改動，但相信趨勢不會大變。*(計時器響起)*特區政府正在興建更多宿位，以及增加社區配套服務的名額。如果議員說看不到策略，其實就在那份文件裏。這是第一點。 [001722]

第二點，關於服務整合。我明白議員希望有個地方可以滿足“青老”、“中老”至“老老”的需要，但他們的需要各有不同。一個剛取得長者卡的長者仍有活力，可以在社區做很多事，或自己做不同的事；但一個80多歲受照顧長者可能需要物理治療或醫療上的配套幫助。一個地方是否可能提供所有服務呢？我對此存疑。所以現在的做法是分開不同地方，例如長者中心的對象包括“青老”。如需要物理治療，即“中心為本”服務，便會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我們不像其他地方有數萬呎、1萬呎空間，我們去內地參觀通常是萬幾兩萬呎的地方，當地有條件做這些工作，但在香港，在公屋地下找到數千呎地方已經很好。由於我們在硬件上有差異，策略亦會有所不同。

狄志遠議員：主席，容許我多說一分鐘。 [001914]

主席：可以。

狄志遠議員：我覺得副局長完全不明白我說甚麼。現在說居家安老，我剛才說projection或預測，是指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各類居家安老服務的預算是多少。副局長說對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總需求大約為12萬個服務名額，資助院舍我下次再跟他慢慢談。我現在是問居家安老有否projection，請不要拿資助院舍的projection當作是我要求提供的資料。

第二，你們沒有一個整合服務的地方。Young-old要到這兒；“中老”要到這兒；“老老”就去那兒。我們現在就是不想

這樣切割。你們設立康健中心，1萬多呎地方也找到，是嗎？所有“老老”、“中老”、“青老”的健康問題都在同一地方跟進，才會有點幫助。同樣，也可設立一個地方讓任何長者都得到照顧或支援服務。將來公共房屋項目會有5%用地作福利設施用途，這些用地空間大很多，服務組合可以做得更好。你們沒有這個意念便不會去追求，於是繼續在100呎、1 500呎設立中心，2 000呎就設立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全給切割了。主席，他不明白我說甚麼。

主席：或者狄議員先讓他回應，我見你已按了第二輪發言按鈕。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報告有提到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但我記不起相關數字，但事實上是有的，議員可以看看。 [002031]

第二，剛才議員用社區康健中心作比較，我知道現在18區設有康健中心，可能還會有更多sub-base。但是，現在有214間長者中心，未計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所以兩者的數量很不同。我們明白議員的意見，我們會再看看如何改進。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周小松議員。

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政府推動“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方針，我是十分支持的。但是，要推動居家安老，我相信關鍵在於有否足夠的社區支援服務。 [002109]

我想問幾個問題。首先，關於社區券的使用情況，社署的數字顯示，在2022-2023年度和2023-2024年度，社區券的實際使用率均未超過七成，只有68%、69%。我想問，政府有否深入了解過，社區券持有人長期沒有使用社區券的原因為何？另外有否設立機制，如一段時間沒有使用社區券，社工便會了解和跟進有關個案，讓整體使用率可以提高一點？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關於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方面，社署的數字顯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有6 000多人正在輪候服務，平均輪候時間大概是9個月。我想問，政府除了利用社區券作分流外，有否其他辦法將輪候時間縮短一點？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一些很實在的問題，我稍後交給署長幫忙解答。我們希望主要採用雙方(即政府和服務使用者)共同付款的方法，令福利服務具財政可持續性，而且長者無需完全集中於資助服務。這是我們的方向，社區券是其中一個做法，我們日後會看看有否新的做法。詳情我交給署長幫忙解答。

[002248]

主席：署長。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謝謝主席，謝謝周議員。關於社區券的使用率，議員是正確的，社區券持有人相比其使用者，使用率為七成左右。為何有此差別？可以這樣說，該七成使用者和沒有使用的持有人，並非經常是同一批人。我們的做法是，當同事派出社區券後，如見到長者申請並獲批核，但在批核後未有使用，所有新加入的長者會有同事聯絡他及其家人，如果其家人未必懂得如何使用，我們會找他的負責社工一起商討如何使用。在找到適合的服務後，如果他用了一陣子又決定不用，我們見到長時間不使用也會跟進。

[002319]

長者沒有使用社區券的原因難以一一說明，可能是入院，可能是家人帶他去旅行，或者他不喜歡這一間，想要另外一間；又或者覺得服務有欠周全，想要車接送的服務；或者想要言語治療，不過這一間沒有，等等。社區券計劃容許持券人轉換不同服務。在這情況下，我們只能說使用人數對比持有人通常是七成左右。我們做了很多措施提高使用率，亦會再加強，希望有更多長者使用社區券。謝謝。

周小松議員：主席。

主席：是。

周小松議員：還有一個問題。

主席：你說吧。

周小松議員：如何縮短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輪候時間？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截至3月，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計時器響起)的輪候時間約為8個月，的確是要排隊。不過，正如剛才所說，除了會考慮按需要增加服務，社區券的確是一條出路。為何會看到有這個需要？因為疫情過後申請人數一直在增加，所以我們希望沿着這個發展的大方向多作宣傳，希望有更多人利用無須輪候的方法得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謝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林素蔚議員。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局長，全港長者的群體數以百計，剛才你亦提到，到2050年左右，有12萬以上長者需要資助長期護理服務。我做了社區照顧服務這麼多年，我很認同居家安老服務的重要。但剛才聽到不同議員詢問，我看到政府在長者居家安老的政策方面並沒有可持續性的計劃。老實說，確是零零碎碎的。舉個例子，傳統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加上輕度缺損長者的照顧服務，剛才署長說還要輪候8個月。這個服務由我讀書到現在10多年，還要輪候這麼久。我不明白為何增加了資源，長者還要輪候。署長，可否回應一下？

[002549]

另外，各區的輪候人數又如何？我以前服務的地區，waitlist上往往差不多有100人，老實說，等到上天堂也未等到，署長。所以，為何加了資源，還會有長者要輪候？現在資源這麼多，我真的完全不明白。這是第一。

第二是社區券。我也做過有關服務，其實有個service gap。在社區居家安老的長者，現在有越來越多患有認知障礙症的

長者、MCI(輕度認知障礙)長者。他們經常在社區游走、不見蹤影、或者迷路等。很多社區需要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支援。沒錯，我們有長者鄰舍中心，長者地區中心或認知障礙症的服務，但是在CCSV(社區券)方面，很少單位有專門服務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我看回數字和報告，離島、深水埗、九龍城、北區等地區均沒有CCSV的服務是針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試想想，如果離島有長者走上山失蹤，不是每人都戴着手帶，那怎麼辦？我想問，未來檢討CCSV service時，希望可再提升服務，服務提供者可在設備服務方面幫助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你也知道長者失蹤也頗麻煩，家人會非常擔心。

另外，關於IDSP(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服務的申請門檻，剛巧我又做過這服務，知道增加了資源，因為我曾與HA(醫院管理局)談過。但是，還有不少在社區的長者向我們求助，說出院後沒有支援，例如跌斷腳或做手術等沒有支援。所以，我想問可否再加大力度宣傳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服務。而且，社區不單是基層長者和照顧者，還有很多中產長者和照顧者，他們不知道離院後有6至8星期的服務。這方面如何加強宣傳，以及如何與HA的醫務社工——不只是社署——合作，如何與IDSP合作，如何完善機制，在長者出院後致電MSW(醫務社工)，以及打電話到醫院病房，亦可繼續使用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這是多年來的gap，想當年該計劃pilot的時候我在做這服務，直到現在這個gap仍然存在。主席，我希望局長先回答。謝謝(計時器響起)。

主席：各位議員要留意，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問題，但也要留些時間給局方回答，因為還有人在排隊發言，否則我們便不夠時間。 [002951]

局長，請你簡單回答。謝謝。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不如交給醫管局代表回答。

主席：好的，請把麥克風交給醫管局代表。謝謝。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多謝主席。 [003013]
首先，我代表醫管局回應關於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安排。

多謝林議員提問，我們明白這種模式有賴醫管局的前線同事、社工、老人科團隊、病人及服務提供者一同協作、合作，我們認同這方面需加強溝通。我們會召開跨專業個案會議，此外，老人科以至內科的團隊，在協助長者規劃出院安排時，除了醫療外還會有各方面的考慮和安排，以支援長者出院。我們會加強各方面的宣傳力度，希望這個計劃能夠幫助長者在社區居家安老。我將時間交給副局長。謝謝。

主席：局長有否補充？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我們會持續檢討。由於時間無多，希望在回應其他議員的提問時順便回應。多謝主席。

主席：另外，我想問問大家的意向。由於下一項議程將討論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有沒有議員一定會提問？因為討論這個topic的時間只餘下半小時，現在還有很多人在排隊，如果下一個議題沒有那麼多人提問，我想將那些時間撥給這個議題，讓大家詢問居家安老事宜。大家對下一個議題的意向如何？請將會提問的議員舉手好嗎？(議員舉手表示會就下一個議程項目發言)我大概知道了。謝謝。 [003124]

下一位是陳沛良議員。

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今天討論的議題是“居家安老的方向及發展”。說到方向及發展，其實涉及居家安老的整體規劃。政府文件提供了資料，說明2023-2024年度服務了多少個長者。不過我想了解現時所提供的服務，還有局長剛才說2017年做過的評估，究竟對居家安老的評估範圍，是否包括現時所提供的服務？現在已過了7年，未來人口以至服務需求都會有些變化。在服務需求方面，現時的人數評估是否還在之前的評估範圍內？是否需要調整？ [003206]

除服務需求外，還要提供服務人手和配套。這方面又有否充足的評估，以應付居家安老的未來發展？我希望了解一下當局在這方面有否整體規劃，未來居家安老的發展會怎樣。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多謝陳議員的提問。按照《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人口並沒有大變化。過去幾年香港的中年人口可能有些變化，但整體的趨勢是一樣的，實際數字我遲些再向議員補充，但整體的大方向沒有改變。剛才說的12萬是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總需求名額，報告中有提到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有多少，我稍後再告訴大家。

[003342]

另外，關於人手，這與下一項議程有關。無論是業界，居家或院舍照顧，均需要照顧員或專業人士，例如物理治療師或言語治療師。我們現時以不同方法補充人手，包括在本地增加培訓學額，如果香港真的找不到人去做，就在其他地方招募，包括護理員。我們推出了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下一項議程會討論。護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通過的話，對院舍會有所幫助，亦會釋放部分護士人手到社區照顧服務。我們會循不同方向增加人手，以照顧不同層次需要的長者。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顏汶羽議員。

顏汶羽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有兩個問題，都是關於跨部門協作。第一，剛才同事提到地區康健中心。我經常問一個問題：為何地區康健中心的sub-office或合作夥伴不可以與每個屋邨/屋苑的NGO合作，而要找非NGO的團體合作？以觀塘為例，7間合作夥伴全部處於商貿區，商貿區沒有市民居住，居民要攀山涉水去商貿區找地區康健中心的夥伴。我於是問，每個屋邨都有些NGO，為何不找它們合作呢？NGO同事告訴我，若跟地區康健中心合作，就要在其服務單位內劃出一部分面積，而這部分不能接受社署一筆過撥款的資助，所以他們沒辦法劃出一個地方出來，結果窒礙了與地區康健中心的合作。我想知道這個問題可如何處理，讓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可以進入每個屋邨，真真正正幫助到居民，以達致居家安老。

[003511]

第二，我們經常聽到關於一些屋邨內所謂“垃圾屋”的求助個案。對於這些求助個案，很多時社署職員會說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才可介入。但“垃圾屋”只會滋擾鄰居或房屋署、法團、管理公司，通常當事人都不同意介入，同意的話就不大可能變成“垃圾屋”。對於這些問題，該住戶是居家安老，他是長者，

但滋擾了鄰居。我想知道社署可否在制度上輔助他們做到真正的居家安老？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首先關於我們與地區康健中心的合作，詳情我們要回去了解。不過，若是一般合作，其實無需提供地方，因為地區的NGO一向與很多慈善團體合作，他們無須劃出一個地方。若NGO需要成為sub-base，即次一級的地區康健中心，變相需要做兩份合約，就可能出現這情況。由於我們對提供每項服務均有面積的要求，例如長者中心會有不同的服務需要，如果它不成為次一級的基地，純粹與地區康健中心合作，這當然沒問題，因為不涉及地方，我們十分歡迎；但如果要把長者中心劃成地區康健中心的次一級基地，我們就有較多考慮，例如它是否適合，因為它本身有服務提供給市民。這是我們的考慮點。

[003709]

關於“垃圾屋”的問題，這屬於跨部門的協作，未必直接與居家安老政策有關，是某些居家安老的長者遇到的情況。我知道有些NGO會協助跟進，有些服務可以幫助他們。具體而言，他是一個普通市民，在家中囤積了大量污染環境的物件。究竟如何幫助這類市民，我想要視乎每宗個案而定，因為未必涉及社會福利的問題，可能涉及精神健康以及屋契的問題。我歡迎議員就個別個案提供資料，讓我們再看看個案的情況。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江玉歡副主席。

江玉歡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對於“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原則，我對此相當認同。在2023年10月20日，我曾在報章撰文，就這方面的方向提供一些愚見。今天既然談到方向和發展，我有幾點想問一問局方。第一，就“居家安老”而言，在香港的定義是甚麼？為何要這樣問？“居家安老”4字好像很容易解釋，是嗎？即是在家養老。主席，我看回世界其他地方或城市，它們對於“居家安老”的定義有其獨特之處，會因應個別的人和城市的環境而改變，現時更隨着年月日有所更改。

[003911]

舉個例子，在澳洲，居家安老第一是要安全；第二，要令長者獨立，還要舒適。其他地方未必有“舒適”二字。至於加拿大，除了看顧長者的健康，亦要照顧他們的社交需要。也有一些地方只是關注家居，有些會加入社區。所以我想問，就香港的“居家安老”而言，在方向上的定義是怎樣？有否釐定到？

第二，很重要的，要做好居家安老，也要顧及成本。我理解到局方在文件中談到有很多社區券，也有很多短期的護老服務，譬如出院的支援。我想問，未來人口這麼多，有否計算過？方向和發展一定與成本有關連，有否想過在成本上能否照顧得來？

最後一點，局方有否想過，長遠來說有否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興建老人村或老人和青年同住的村，鼓勵年青人做義工或讓他們無償居住，訓練他們照顧一些相對簡單、沒甚麼疾病的長者？有否這些新的方向？謝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我想香港對“居家安老”的定義沒有如此複雜，就是字面的意思。香港始終不像澳洲或加拿大般幅員廣闊，長者到了一定年紀時，行動機能會比較弱，如在澳洲，他們或要面對如何前往可能身處數公里外的“鄰居”，但香港不是這樣。因此，“居家安老”純粹是字面的意思，即沿用長者原本的生活模式，當然我們會輔助他，例如他不良於行，如何可以幫助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004141]

至於成本問題，這確實是特區政府需要考慮的。香港的安老與其他地方有點不同，我們沒有相關的供款。其他地方會有供款，我們除了MPF(即強制性公積金)外就沒有其他供款，但市民年滿65歲就可取回整筆強積金。因此，我們沒有就社會福利而設的特別供款。現時某程度上好像是醫療服務的延伸，長者如有需要就會給他們，如果他們身體健康，就沒有特別服務給他們。我想是會有成本的，所以我剛才提到要利用社區券，因為共同付款模式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如果香港長者人口的比例這麼高，我們沒辦法完全透過以往社福服務“外包”的方式，例如在家居(計時器響起)照顧體弱長者由我們“全包”，說的是100元一次，這個我們做不到，會循序漸進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備悉有關老人村的建議，我們知道有些青年宿舍也有類似做法，但要看看是否真的有幫助。未來的發展如何，我們之後會再考慮。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郭玲麗議員。

郭玲麗議員：謝謝主席。關於居家安老，正如剛才江玉歡議員說，究竟是居家安老還是居家護老？因為現時的社區券，多數以提供醫護服務為主，希望維持長者的生命，希望他們健康，但我不大覺得服務可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很多長者經常對我說：“我不死也沒用，現在不知做甚麼，只是在捱日子”。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其實很差，因為他們無法進入社區，也無法與社區連繫。所以，要做到居家安老，我覺得除了要提供照顧服務之外，如何幫助這批長者與社區打好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004332]

剛才有些議員說到，可否讓長者與青年有多些交流等？主席，1996年我還在讀中學時，社署曾推出一個社區網絡計劃，我當時擔任義工，在我居住的那條村，自己一個人跟進5個長者。我每個月會探望他們，然後一班義工會share不同的個案，而社工也會照顧我們。透過這計劃，第一，青年會有成長、有學習；第二，我們會懂得如何關懷社會；第三，你們會見到青年去探訪長者，跟長者很close，不是一兩次、單次式的訪問，而是持續性的，每個月或每兩個星期探訪一次。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居家安老方面，我們是否應考慮多些如何提供有尊嚴的環境，讓長者安享晚年呢？

另一方面是關於長者為何很多時選擇不入院，寧願留在家中呢？他們希望在家中終老，真的是想終老。但現時在家終老的服務和支援方面，是不太處理得到，你如何叫他們安心居家安老？我覺得這些問題也需要考慮。

最後一點就是醫社合作。社康護士並不足夠，即使長者回到社區，其實根本做不到。政府是否應檢視一下這方面的人手安排，就社區券，我們聽到很多聲音說有券但沒有服務。為何他們的服務現時可以達到七成使用率？坦白說，很多長者對我說：“他們告訴我會cut，cut了就沒有，那我便勉強使用。其實我想自己買菜煮飯，但那些服務真的不合用，我只好勉強地說‘好吧，我就要你們的到會服務，用來買飯吧’”。其實該中心的服務不適合他們。這方面如何優化？有否評估各區服務的

需要如何？人手的配置有否長遠規劃？已經10年了，over10年了，我看不到這個計劃有長遠規劃，也看不到有數據告訴我們每區的需求或未來的人手配置應該如何。謝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理論上如果我們將服務“外包”，例如傳統的NGO服務，我們可以規劃人手或地方，但若是我們在市場購買的服務，就沒辦法完全規劃人手和市場，因為機構覺得會有生意才去做，然後政府提供資助，我們無法幫助它們(計時器響起)規劃人手。所以，社區券的特色是在某程度上做到市場化。如該區的需求大，商家就會去做生意，然後我們會提供一定的資助給長者使用服務。因此就社區券而言，我們沒辦法做到協助規劃人手，但其他方面，我們提供地方給它們..... [004700]

郭玲麗議員：主席，不好意思，我想澄清一點。我是指整個居家安老的服務沒有長遠的規劃，如何去做、如何使用樂齡科技。社區券又沒有詳細的檢討，服務範疇沒有跨部門協作。在這方面，我想知道政府要多久才可以提供長遠的規劃，讓我們知道居家安老的未來發展會如何？謝謝主席。 [004756]

主席：局長，是否回答到？如果不可以就書面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我們在2017年已提交了報告，即《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現時我們每年都會按照方案的建議繼續跟進。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陳家珮議員。

陳家珮議員：多謝主席。關於居家安老，我唯一最關注的問題就是供求失衡。人口老化越來越快，但生育率卻越來越低，年輕力壯的又不願意入行。 [004842]

我想指出一點，其實商界已針對全球人口老化帶來的“銀髮市場”商機，這是頗大的商機，不少商家已推出很多銀髮市場的產品來賺錢。但政府有否善用銀髮的勞動力？銀髮市場除了有財力外，還有很多未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政府文件最後一段也提到，很多長者地區中心成立了長者支援服務隊，鼓勵長者成為義工。除了為令他們“老有所為”外，還有很多benefit。受照顧者固然受惠，長者照顧別人時，自己也多了價值，甚至更加健康，因為他們有勞動。但是，為何一定要只限於做義工呢？我覺得政府可以花多些心思，譬如思考如何鼓勵多些有心有力的長者投入這個服務隊，但我不希望是義工，也不一定需要用金錢吸引他們。他們也會看到自己慢慢老去時或需要送飯或陪診服務，可否用積分模式，譬如義工做得越多，就可得到更多這些服務的積分，推出不同programme吸引多些有potential的長者提供居家安老的服務？謝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這個問題比較複雜，[\[005108\]](#)如果是找他們出來做義工——陳議員說不是義工——應該是出來幫忙做事。我以前在地區也試過這樣做，但如果真的是工作的話，我們需要穩定性較強的。我以前做議員時也有義工隊幫忙，通常“義工最大”，因為他們不收錢。他們很有彈性，長者希望生活有多些彈性。我們兩方面都有做，我們會繼續請NGO發掘義工，至於可如何令他們有較穩定的工作，對機構來說變成較穩定的勞動力來源，他們需要花工夫去梳理，當然錢可能是比較穩定的……

陳家珮議員：我相信不一定是錢，你可以給他們一些points，他們做越多時數，就有越多服務積分。到10年、20年後他們也會有此需要，我覺得這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之一。如果供求失衡無法補充的話，說甚麼質素、有多少服務，都只是空談。謝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我們也有跟“時間銀行”計劃研究過，我們會看看其計劃可否大規模應用到我們的(計時器響起)服務，但要再研究看看成效如何。我們現在有小規模試行。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要在這裏“劃線”了。現在還有5位議員輪候第二輪發言，我自己也未發言。如果各位要第二輪發言，請大家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否則我在此“劃線”。 [005247]

第二輪我們給大家3分鐘時間，連問連答。

陳恒鑌議員。

陳恒鑌議員：多謝主席。長者照顧方面，很多中心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服務，有些長者中心的服務是連長者也不知道的。那些日間照顧服務，有很多不同的中心提供，但有沒有位、如何排隊，若是同一區內他要找日間中心報名，哪裏有位，是否要逐間致電，還是怎樣呢？有沒有辦法可以讓這類服務有統一的平台，令長者或其家人尋找這些服務，這樣可以比較集中；甚至可以有個地方、有個窗口長者可以接觸得到，直接推介合適的服務？因為不少長者告訴我，真的很難找到所需要的服務，其家人有時也很彷徨。這方面政府有沒有一些建議給可能正在看會議直播的長者？ [005320]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我請甄署長(指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甄麗明女士)幫忙解答。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多謝陳議員的提問，這也是重要的。長者在社區有服務需要，要跟哪裏有聯繫，最簡單的是剛才提到的長者中心，包括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全港有214間，中心會有社工跟進個案。長者可聯絡這些中心——總會有一間在附近——然後提出需要甚麼服務，中心就會幫助跟進。長者亦可打熱線電話，例如最近開通的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職員會樂意解答。 [005437]

主席：現在先由第二輪的幾位議員提問。第二輪也是3分鐘，連問連答。再次提醒大家，記得預留時間讓官員回答，好嗎？

狄志遠議員。

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居家安老，我想是關於“安”的問題。我特別關心高危長者，過去不時有長者在家中出事。我們經常說要及早識別，是否有一個機制，有沒有方法及及早識別高危長者？譬如現在有地區康健中心，有長者到醫院看病，或到社區中心參加活動，甚至有關愛隊都上門探訪長者。這些系統可否結合成為識別高危家庭的機制，令我們及早識別他們，然後轉介社福或醫療服務，令危機可以盡早處理呢？我知道現在有一些做法，我問的是有沒有系統化、有一個完整的保護網及早識別高危長者，然後盡快轉介服務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多謝主席。 [005530]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多謝主席。主席，如果是幫助照顧者那個層次的識別，我相信這與一般識別長者有點不同。若要識別長者是否需要服務，我們會透過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統評機制”）去做。如評估後認為長者身體較弱，我們會知道可為他們提供甚麼服務。這機制已實行多年，長者也知道只需去長者中心申請評估就行了。不過，有些長者可能想獲得某些服務，但經統評後認為沒有這個需要，這是另一個層次。統評機制對長者本身是分辨得到的，但議員所說要如何幫助照顧者，這就涉及其家庭有多大的支援，所以這每宗個案都有不同。我們也在尋找一個方法，可以是很系統性的，但我們還要在不同地方進行小規模試驗，看看如何達到更好的效果。多謝主席。 [005643]

狄志遠議員：主席，我還有少許時間，想跟進少許。

主席：好的。

狄志遠議員：其實我所提出的，是因為過往有些報道指長者在
家中離世，過了幾天仍無人知曉，而長者自殺的數字也很高，
這些與剛才提到需要哪些服務的統一評估，是另一回事。我所
指的高危家庭，可能是他有情緒困擾、病痛令他在生活上很受
困擾，這就會產生高危長者。有沒有一個機制，即我剛才建議
將現有的服務結合成一個機制，以一些簡單的問卷或觀察，可
讓我們及早識別高危長者。我這個想法是否可行呢？(計時器
響起)

主席：簡單回答，好嗎？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在系統性方面，在上次會議我們
提到會設立一個5億元的基金，希望一些NGO會聯合開發系統
共同使用，某程度上我們希望這做法可以令資料互相流通多
一點，我們會繼續試驗。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林筱魯議員。

林筱魯議員：多謝主席。既然副局長多次提到2017年的《安老
服務計劃方案》，我立刻去翻查。7年過去了，當時提出的4大
策略，第一是強調要大幅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以達致居家安老
和減少住院比率。這項策略需要多管齊下。今天時間緊迫，而
議題正正是居家安老的方向和發展，方向和發展一定要有個
基礎，即過往7年做了甚麼？達到甚麼成果？與其今天討論到
這麼長時間，主席，我在此提出會發出一封信，希望局方具體
說明居家安老在過往7年的成效如何，以及該4大策略達到甚
麼效果。多謝主席。

[005852]

主席：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我們現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讓
我拿些數據來說話。2016年，即《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報告
出爐之前，選擇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和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比例
大概是3：1，即長者大概有3個會選擇入住安老院，1個會選
擇留在社區接受照顧服務。但到今天，比例已變成了1.3：1，

[005952]

因為過去一年新增加入輪候冊的長者中約2萬人輪候院舍照顧服務，1萬5千人輪候社區照顧服務。所以，我們現正扭轉該比例，由原本大多數選擇到院舍，到現時已是約一半一半。我們會看看日後如何再增強不同配套，令他們更多選擇安居家安老，我們會繼續去做。我當然歡迎議員發信給我們，讓我們更確切地回應大家的問題。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林素蔚議員。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局長，上一輪你回應了我詢問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輕度缺損長者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的使用率的問題，雖然資源增加了，但剛才署長說仍要輪候8個月。另外，CCSV方面，某些地區並沒有針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服務，還有認知障礙症服務如何融入居家安老服務大方向的发展？這方面我想局方解答。

[010057]

另外，我們經常說在社區內很多長者是中度或高危的個案。在社區內，除了長者外，其照顧者也值得關注。我想問，現在我們討論居家安老的发展方向，未來會否有多些資源支援照顧者的群體，特別是中產和高收入照顧者的群體？其實，居家安老最主要是照顧者，無論是formal或informal的照顧者都很重要。有何相應的政策措施？副局長，之前我們討論過關於高危個案的轉介系統，還有個案經理的管理模式。請問局方會否也考慮支援社區內高危長者的個案？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先請署長回答問題。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的提問。回答剛才的提問，上門家居照顧服務要輪候8個月，這個數字大家都看到，的確是需要輪候；不過相對於以前，現在加了資源，如果大家記得，過往可能需要輪候20多個月，是很不理想的，之後有點改善，可能要輪候10多個月，到現在增加資源後，只是輪候8個月。我們會繼續令輪候時間再縮短一些。剛才提到，如果輪候人士要求的是家居照顧服務，其實社區券

[010240]

當中很多服務可以幫助他們。所以，我們會加強宣傳，與負責長者個案的社工聯繫，相信社區券的廣泛使用，會令有關數字再降低。

至於社區券是否很少提供與認知障礙症有關的服務，如果說專門的服務，數目的確不多，可能只有(計時器響起).....我不記得.....專門做這服務的是兩位數字。不過，根據我們的要求，只要機構加入社區券的服務，所提供的一般服務是必須幫助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所以有關服務已包含在內。

主席：下一位是江玉歡議員。

江玉歡議員：主席，我有兩個跟進問題。第一，現時社會人口變化這麼大，局長會否承諾就居家安老訂定一個策略和行動表呢？我想舉個例子，加拿大西北部Yukon地區最近做了一份很詳細的“Aging in Place Action Plan”。該份文件約70多頁，當中提出4大支柱，涵蓋最初級的文娛康樂以至善終服務。我想問，我們有否這種計劃去訂出一個如此詳細的strategy和action plan？還有，在採取此行動前，有否參考別人的做法，先諮詢長者想如何居家安老？因為Yukon諮詢長者時所問的第一條問題就是“**What does aging in place mean to you?**”。我們有否詢問過長者？我們有否這個計劃？

[010420]

第二，對於腦退化症，長遠來說當局會如何將有關服務融入居家安老的計劃中？謝謝。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多謝江議員的提問。其實2017年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就是香港整體安老計劃的規劃。所以我們每年都有在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就計劃方案進行的工作，以及工作的成效。計劃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有部分在持續跟進中，有部分已經落實。當中最急需處理的就是要追趕安老院的數目，當然社區照顧服務也會做。這就是香港整體安老的策略，是源自計劃方案。我們每年會有更新，我不記得今年有否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我記得至少去年有匯報過。這個就是我們的整體策略。多謝主席。

[010539]

主席：下一位是郭玲麗議員。

郭玲麗議員：謝謝主席。我只是跟進，想提出少少意見。第一，[\[010637\]](#)我剛才提到，居家安老的目的是甚麼？現在我們所說的安老服務只是照顧長者的身體需要，是基本的東西。剛才副局長說2017年的計劃方案，多謝林筱魯議員替我提出一個問題，我也很想看到成效。計劃方案提到“vision”，還有“respecting, loving and caring”，這3項才是最主要的目標。

但是，2024年3月有機構公布調查報告，指65歲或以上的長者群組的家庭及個人開心指數的跌幅較大，分別由去年7.37分及7.29分，下跌至只有6.5分及6.63分。如果你們覺得有成效、做得好，為何他們的開心指數會下跌？原因在哪裏？究竟現在的居家安老政策、支援的政策是否到位？是否真的可以做到“respecting, loving and caring”呢？

我覺得兩方面不大協調得到。即使你們的目標有多宏大、能提供多少宿位，服務使用率達到多少成，但是否真的針對居家安老？正如剛才江玉歡議員提到，我們根本沒有針對end of life care，我們的服務範疇有甚麼？主席，其實我頗為失望，政府文件並沒顯示現時所有的NGO和所有服務，以及居家安老涵蓋哪些服務，社區券的部分並沒有清晰交代這一點。我希望秘書處mark下來，可否稍後要求局方提交相應的文件，讓我們了解現時社區券和居家安老的各項服務的詳情？謝謝主席。

主席：局長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關於《安老服務計劃方案》，[\[010835\]](#)我們每年都會匯報進展。至於議員提到的快樂指數，我不知道那些指數如何得來，我沒有仔細看過，不方便評論。我們會持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這幾年香港社會的變化頗大。安老服務不只是護理，護理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元素。長者在老年階段確實需要護理，但很多“青老年人”或“中老年人”，他們需要不同的服務，長者中心的不同服務其實有針對這方面，不只是做護理工作。如果議員需要的話，今年我們可以早點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進展，這個沒有問題。這個計劃方案就是我們的整體策略。多謝主席。

主席：李世榮議員，因為剛才已“劃線”，不過我也給你時間提問。3分鐘，連問連答。

李世榮議員：多謝主席，不好意思。這次討論居家安老，剛才我聽到很多議員的意見，他們說得很對，我們現在應從整體討論安老此事，單單數頁紙真的無法討論，因為香港現正面對老齡化的挑戰。第一，我在這裏給局方一個建議，真的要着緊一點重視此事，甚至考慮成立應對老齡化跨部門協作小組，才能處理到這麼大的議題，對香港影響重大的事宜。這是第一。 [010942]

第二，居家安老的“家”在哪裏？這也需要有清晰的定義，是否一定要在香港？現在很多“老友記”長者都選擇回內地養老，這是否也屬於“居家安老”？他們選擇了那個家在內地，我們的配套措施又是否跟得上，錢又是否可以“過河”跟人走呢？

最後就是照顧者。兩年前我在大會上動議“推行‘照顧者為本’政策”議案獲得通過。直到今天，多謝局方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照顧者支援熱線、照顧者資訊網等，我看到你們的努力，但並不足夠。

由於老齡化越趨嚴重，現在很多青年可能跟“老友記”同住，但可以foresee在數年後，當北部都會區及其他新發展區的許多公營房屋落成後，他們或會分拆居住，屆時獨居、雙老的家庭或會越來越多，照顧者的需求必定大增。但在這方面，我給你們的倡議書接納了多少建議？是否真的是時候考慮在18區成立支援照顧者中心，從技能、心理輔導等方面協助照顧者？否則，單靠政府的社區券也好、其他配套也好，並不足以應對這個挑戰。所以，我很希望局方要有較長遠的整體規劃來看待安老事務。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主席，特區政府不單由跨部門聯手處理安老問題，而是整個政府共同參與。《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到的“適老化”樓宇設計工作，現正由(計時器響起)財政司副司長帶領修訂有關興建建築物的指引，從根本處理這些問題。我們整個政府會一同處理社會老齡化的問題。多謝主席。

主席：局方，我也想說幾句。這麼多同事都說了，我認為在安老事務方面，居家安老是大趨勢。就如青年事務有《青年發展藍圖》，大家似乎都希望居家安老會有更清晰的藍圖。而且，居家安老複雜之處是涉及不同的政策局，最簡單就是醫社合作等各方面。

很久以前我已提過，希望政府會指派一名司長統籌安老事務，甚至應有一名“安老事務司”。原因很簡單，就安老這個問題，長者人口確實一直在增加，我估計這問題未必容易處理，也為難了你們，因為安老是很複雜的問題。剛才議員都表示十分關注此事，我們清楚知道人口老化會對未來社會造成沉重壓力，因為未來長者人口佔總人口達36%，所以大家會有這麼多想法。你們已解釋了一些事情，並非完全不對，有些事宜你們的確已有政策，但我們會覺得較為零碎。我希望你們會記錄下來，將來局方做這方面的工作時，會有更清晰的藍圖。

剛才有同事說可參考內地的做法，這可能需要拆牆鬆綁。我們到內地參觀考察時，觀察到很多便捷的服務，特別在數據上，但我們會關注私隱等各種問題，這些將來也需要考慮。我們最終希望所有政策都能使長者在家中住得開心，能夠在他們最後的日子盡量滿足他們，我想這是大家的基本目標。

與外國很不同，我覺得在香港居家安老的最大困難是地方小。說難聽一點，我經常說浴室的設計，我們個子大的很多時連洗澡也轉不了身，那又如何幫助長者洗澡？這些都是挑戰。當然，這並非局方可以完全控制。但在未來的日子，希望大家會更努力，除了樂齡科技，要利用社會的資源、例如剛才提到的義工，將很多不同的資源整合，希望我們日後可以做到。除了在這個事務委員會，大家可否再商討一下，研究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因為我預計即使多開幾次會議，這個topic也是討論不完的。我希望當局再研究此事。

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進入下一個topic，即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請委員參考立法會文件CB(2)962/2024(05)及(06)號文件。

請官員進入會議室。歡迎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先生及其他官員。稍後孫局長會簡介這份文件，有意發言的議員可以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請孫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主席。今次主要向委員簡介在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特別計劃”)下，我們檢視了過去一年的申請數字，以及掌握到最新的院舍護理員供求關係，由於我們見到有迫切的需要，會再提升目前的7 000個配額。現時的7 000個配額，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是比以往增加了3 000個。因為過往私營院舍一直可以輸入護理員，而之前大約有4 000名輸入護理員在港工作。我們去年6月左右推出特別計劃，在當時已在港工作約4 000名輸入護理員的基礎上增加3 000個配額，變成7 000個。該3 000個配額既可供私營院舍申請，亦可供津助或合約院舍申請，但條件有些不同，我略為解釋一下。私營院舍的本地全職員工對輸入護理員的比例規範是1:1，即最少一個本地員工，然後聘請一個外來勞工；如屬津助或合約院舍，要求會嚴格一點，是2:1，即聘請最少兩個本地員工才可輸入一個外來勞工。

[011659]

我們過去已處理了4輪申請，首3輪已用盡額外的3 000多個配額，並拒絕了2 000多個配額申請，因為實在沒辦法了。到最近第四輪，由於沒有新配額可提供，我們只可以處理與續約相關的配額申請。大家都明白，護理員來港後一直照顧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需要，只可以做續約。所以，有見狀況十分迫切，我們建議在未來3年，例如由現時起計的一年，增加3 000個配額，再過一年增加3 000個，第三年增加2 000個，但這只是預計數量。意思是如請到較多本地勞工的話，就不需要輸入這麼多外勞，但如實在沒有辦法，用盡辦法也請不到所需的本地勞工提供足夠的護理員的話，這個配額就能確保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營運者有足夠的護理員可以聘請，為住院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必須的服務。主席，我或許在這裏停一停，並很樂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主席：好，多謝局長。我們現時有6位同事要求發言，我讀一讀大家的姓名：江玉歡副主席、顏汶羽議員、狄志遠議員、周小松議員、林素蔚議員，還有郭玲麗議員。每人4分鐘連問連答，江玉歡副主席。

江玉歡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有3個問題。院舍護理員薪酬中位數大概處於14,820元，按年升幅大概是2.2%。全港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是20,700元，所以我看到護理員的薪酬和升幅都落後於整體勞動力水平。我認為，大家都知道護理工作很繁重，如中位數這麼低，如何可吸引本地人做護理行業？我想就此聽聽局長回應。 [012004]

第二是關於剛才局長提到的2：1比例。據我理解，如要聘用兩名不限職位的全職本地僱員，有關團體也指出，如職位是不限的話，即是聘請廚師、雜工也可以，這樣便無助保障本地護理員。請問局長有甚麼看法？

最後一條較闊些少的，我聽局長說好像有一種感覺，就是我們在護理方面很需要外來人手。我想請問長遠來說，香港實質上是否差不多要全面依賴外來人做護理？謝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江議員。我逐一說說，不如我先由第三個問題開始回答。我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一直以來，我們也很多謝很多本地人願意擔當院舍護理員的角色，但現實的難題是我們看到本地護理員年紀偏大，也不可以祈求他們一直工作至六、七十歲。隨着本地護理員因年紀和種種原因而開始退出這個行業的時候，我們在吸收新血時明顯看到速度跟不上，原因大家也可以理解。普通年輕人，即使我們有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啟航計劃”），我們想盡辦法想吸引他們，年輕人也不太願意加入。即使入了職，也不能想象年輕人永遠當護理員，很多會再晉升保健員，這是好事。再有志發展的年輕人會再進修護士訓練課程，這對他們是好事，但對院舍的挑戰就很大。 [012142]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我們相信仍然會有一定數目的本地人願意擔當護理員工作，只是數目與需求的距離越來越大，這是

第一點。第二是比例方面，合約院舍或津助院舍是2：1，私營院舍是1：1，而計算本地僱員工種的時候，指的不單是護理員工種，這樣是對的，是包括院舍內所有工種，這也並非只有輸入護理員是這樣。我們在其他輸入勞工計劃所指的本地僱員對外勞比例也是這樣計算，是用整個機構、整個公司計算，所以沒有甚麼特例。

第三是每月工資中位數，工資中位數是用統計方法計算出來。輸入護理員，我們會參考政府統計處計算的中位數，但實質上，我想給大家看看資料，如是本地護理員在院舍工作，他們的工資又不是這個工資，有關工資水平通常都受到他們歡迎。例如在(計時器響起)津助院舍，我看到本地護理員的工資範圍每月平均也有20,000元，合約院舍也有18,000元或19,000元。所以，你看到要達到這個金額才可以請到本地人，尤其是津助院舍和合約院舍。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顏汶羽議員。。請給顏汶羽議員開啟麥克風。

顏汶羽議員：好的，多謝主席。主席，我在這裏首先要肯定勞福局今次加額輸入外勞計劃，確保安老院舍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福利、照顧長者的服務。局長，我反而想查詢一下，我們為吸引青少年加入安老護理業的啟航計劃已運行多年，現時成效如何？我們可以再做甚麼措施吸引更多人入行？

[012429]

第二是“先聘請，後培訓”計劃，過去也是在嚴重人手短缺的情況下，安老服務業是一個走得較前的行業，它的成效又如何？我想知道透過這兩個計劃，我們能夠創造多少新血入行？我想看看這方面。另外，我們可以就這兩個計劃多做些甚麼，以吸引更多入行，讓我們減少輸入外勞的數量？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顏議員。我想請助理署長詳細解說一下。

主席：是，請為助理署長開啟麥克風，謝謝。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多謝顏議員的提問。先說一說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啟航計劃”)，的確有人會說好像成效不彰。我們推行啟航計劃至今大概有1 000名學員畢業。當然，畢業後超過一半都繼續受聘於社福服務單位。但正如剛才局長所說，他們入來時有兩年的計劃；第一年，他們在沒有任何資歷的情況下擔任護理員，如他有興趣繼續讀下去並成功註冊，在第二年便會成為保健員，薪金也會增加。他留在社福機構會是一名保健員，也有些會做其他的崗位，因為當年輕人有意欲投身某一行業以及讀多了書的時候又會轉一轉，可以修讀護士訓練課程，都會留在這個行業，但留下來當護理員的人的確不太多。

[012545]

另外是“先聘用，後培訓”計劃，這是僱員再培訓局的計劃。根據我們不同院舍的營運機構所說，過往它們在這個計劃中也有一些包班吸引婦女入行，計劃重心是鼓勵婦女入職，釋放勞動力，所以較能彈性處理她們上班的時數，也有些人透過計劃入行。我們未來也會繼續跟進不同的營運機構，在這個服務當中有些參與，希望盡可能繼續招聘不同的本地員工。

有關“先聘用，後培訓”計劃，即剛才所說的那個計劃，如學員參加這個計劃入職全職工作，每月工資也差不多有18,000元。

主席：好。

顏汶羽議員：主席，我有兩個跟進問題。第一，“先聘請，後培訓”計劃究竟多年來大概總共有多少人申請；第二，無論哪個計劃也好，看來留下的比率都較低，政府可有想到甚麼方法增加他們留在行業的機會？因推出計劃也是希望有新人入行。多謝主席。

[012804]

主席：好，有否補充？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剛才說的“先聘用，後培訓”計劃應該有12名僱主曾參加計劃，當中入職護理員的應該有415人。

主席：好，下一位是狄志遠議員。

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面對輸入外勞，我相信也是一個現實問題。社福界早期對於輸入外勞也有一種抗拒，但面對人手不足，大家都沒有辦法處理。現時政府的唯一做法是輸入外勞填補人手不足，然後在各方面，無論是對本地勞工也好或輸入外勞也好，都做多一點保障工作，希望能較公平合理地處理輸入外勞問題。 [012849]

但我想到一個問題，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有一個啟示，就是現時護理員的工種或工作環境是否可以吸引本地人力？即使輸入外勞，內地的經濟環境也一直在改善，招聘只會越來越困難。長遠來說，這個工種或工作，本地勞工也好或輸入外勞也好，可能都會面對一個很重大的挑戰。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應該讓我們去看看整個工作結構，例如第一是工種，現時這個工種予很多人的感覺是較厭惡性、很困難及勞動性，又容易發生工傷。這些工作環境可否得到改善呢？

第二，這種角色是很基層的工作，說得不好聽，大小二便都要處理，這些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裏是否容易找人去做？工作安排是否有辦法？工作時間有否更多彈性，令一些婦女甚至一些弱能人士都能在某些工作崗位發揮作用？這樣可以擴闊工作吸納人的能力，一來可以令婦女就業，其次殘疾人士就業也有好處，當然也涉及晉升機會。

我想除了請一些人回來填補空缺，長遠來說，整個工作本質如何能夠讓大家較容易接受？在今時今日的社會環境裏，很多人都讀了很多書的情況下，這個工作是否可吸引人？我們依靠外勞長遠來說也不是一個很實質的辦法，並會帶來很多問題也說不定，局方在這方面有甚麼看法？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狄志遠議員。我們預計護理員的需求有增無減，因為隨着人口老化，需求始終很大。長遠要令護理工作較現時情況有改善，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舉一個例子，最新興建的院舍無論是環境或科技應用當然好很多，例如扶抱方面，我們也有些吊運系統，用了很多輔助設備，這樣是可以的。但始終興建新院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目前大多數尤其是在市區的現有院舍，很多私營院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很多長者有切實需要，現有院舍無可避免要靠人力去做。老實說，這些工作對尤其是年輕人的大部分人來說是厭惡性質。因為長者的需要大多也是護理，護理大家都明白，即他們的大小二便，有很多扶抱工作因地方太細，大型科技用不上。如大家到院舍看看，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需要靠人力去做。這方面，我們要多管齊下；如可以話，能用科技便用科技(計時器響起)，院舍法例也修訂了，令員工比例和住客人均樓面面積的法定要求都有調高，但改變不了現實，對護理員的需求是有增無減，而本地年青人因大部分學歷很高，對於做這類型工作本身的意欲不大；有些年青人很好，都願意投身護理行業。但正如剛才助理署長所說，其實年青人不會長做的，他們入行後很快因為能力好又年青，讀書又多，很快就做保健員。如他再有心機一些，保健員會讀護士訓練課程和做護士，不斷的流轉，所以無可避免地在沒辦法下的辦法，就是在應對嚴重護理員短缺下，我們才提出在沒辦法補足本地護理員的情況下通過輸入外勞解決這件事。

主席：下一位是周小松議員。

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想請局長或社署同事先簡單回答一個問題，現時統計處公布的14,820元的工資中位數是否包括資助院舍的員工？

主席：有沒有數字可以回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不如我請莊副秘書長(指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莊永桓先生)解釋一下好嗎？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包括。

周小松議員：包括的，14,820元。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是，包括的。

周小松議員：我就工資中位數有些問題了，因為現正做護理員的香港人有11 000多人，這個數字是政府會公布的，11 000多人，其中超過9 000人是資助院舍，中位數怎會是14,000多元？津助院舍的工資至少也有18,000元、19,000元、20,000元，有9 000多人達到這個工資水平，工資中位數是排下來的，如何排到14,000多元呢？請局方稍後就這方面作出回應。 [013422]

第二，根據政府文件(立法會CB(2)962/2024(05)號文件)，局長估算未來3年會流失5 000名本地護理員。我想請教是如何估算這個數字的？當然，我們沒有水晶球預測未來3年究竟會流失多少本地護理員，但我們回看過去，據我理解，過去11 000多名本地工人是相當穩定地在香港服務長者，人數當然未必足夠是另一回事，但數字卻相當穩定，有11 000多人。單看過去兩年，政府一年前的文件告訴我，香港有11 000多名護理員在工作，有準確的數字，15 300名是全香港護理員，4 100名是外勞，即本地就有11 300名，是嗎？政府文件第3段也顯示有16 800名護理員在香港工作，其中5 700人是外勞，即本地僱員有11 000人。經過兩年也是3月份的數字，基本上是沒有減少，本地工人沒有流失的，那我們如何推算出未來3年會流失5 000人？這是第二個問題，我想局長回應一下，謝謝。

主席：好，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稍後請副秘書長說說工資中位數，不是我們計算的，而是統計處按多年來接受的方法計算得出的。 [013637]

另外，我明白周議員。其實我和他一樣，大家的心也是希望如本地人可以做到的話，一定要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一年前，我們說7 000個配額的時候，當時我們掌握的數據和情況一定沒有現時如此齊備，現時我們運作了一年，也實事求是地

看看，尤其是職位空缺和我們預計未來3年本地護理員的流失狀況，我們有較好的掌握，我們是實事求是地提出這個建議，但究竟最終是否用到這個數目的配額？那又未必。我想提出，我們現時設有一個容量的概念，如本地的護理員很好，他們也希望再服務久些和幫助我們的話，我們樂見這事情發生。如是這樣的話，院舍就不需要聘請(計時器響起)外來勞工頂替；反而隨着年紀漸大，很多本地護理員認為不好了，我不做了。如我們不作出這樣的準備，屆時我們真的不夠人幫忙做護理員。大家都明白，院舍如人手不夠，長者洗澡的次數便少了，很多照顧也沒辦法顧全，是會有缺失的。其實兩者沒有衝突，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我們一定按照機制先聘請本地工人，只有當本地工人聘請不足的情況下才可以申請外勞，而即使說未來一年會多3 000個配額，也不代表全部要用盡，如本地人願意再工作久一點的話，我們也樂見這件事，這樣外勞就會少一點。多謝主席。

我看看副秘書長可否說幾句工資中位數的問題。

主席：好，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好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是統計處根據在去年5月至6月期間進行的“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所搜集的數據編製而成，而這些數據是來自統計處的機構單位記錄庫抽樣編製的，所以不是勞福局編製，統計處每年都會定期更新。

周小松議員：主席，這個數字如此明顯，局方就相信嗎？因為你看得到有八成以上護理員的工資是17,000元、18,000元、19,000元、20,000元，局方如何相信工資中位數是14,000多元？ [013913]

主席：副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根據統計處的資料，就每月工資中位數編制，獲抽選參與統計調查的業務事業單位包括安老院、護理安老院等有提供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社福事業單位的護理員。

主席：好。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可以說是整個行業計算。

主席：下一位是林素蔚議員。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在社福界多年，我看到特別是一些私營院舍很缺乏護理員，所以我是支持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的。但我也有些提問想再跟進，局長。 [014003]

這個特別計劃會保障本地護理員的就業機會，但引進大量的護理員會否影響本地護理員人才的發展空間？在這一屆立法會初期的時候，我記得曾與局長討論本地護理員的晉升空間，因為有委員問及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等。我看到很多年輕人有心入行，但看見晉升空間和career path，即生涯規劃沒甚麼前景，所以在這方面我就想說，在護理員輸入計劃以外，局方會否就增設高級保健員回應一下，現時與相關的局的研究情況如何？因為坦白說，如有晉升空間，對於吸引人才和年輕人有向上流動空間，對於他們的專業發展都很有用處。如我二十多歲，可能中學畢業後做護理員，隨後如在院舍有晉升空間，前途變相很光明，年輕人就有信心做護理員的工作和看得到前景。

另外，話說回來，會否考慮平衡本地護理員和輸入外勞的比例？坦白說，我們是本地工人優先。

另外，回看去年6月計劃推行至今，局長，當局於過去一年有否進行特別檢討過往所輸入護理員的質素如何？評估和機制是如何？我不知道會否與本地護理員比較，確實無論在知識或服務技巧或一些價值方面，有否做過培訓和評估等？另外，有否明確的機制規範輸入護理員的質素和培訓要求？多謝主席。

主席：是，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好。主席，多謝林素蔚議員的問題。她問得很好，就是本地人的晉升機會。本地人晉升機會應該從兩個層面去看。年青的，例如通過啟航計劃加入的，他本身的能力也很好，讀書較多，他們較容易成為保健員。但做了保健員後，現時的保健員如俗語說是“偃頭進士”，沒有晉升機會了，除非他再讀護士訓練課程成為護士，但我們很想留一些人在社福體系做保健員的工作。正正因為這個原因，現時院舍康健服務人手檢討督導委員會已做了一段時間和工作，主席，大家都熟悉的林正財醫生也幫忙做督導委員會的主席，期待顧問可以在年底完成檢討報告，方向很清晰，就是希望多加一個晉升職級。究竟是否該稱作高級保健員？我認為大家可以再商討，因為如再高一些的話，職銜可能都應該配合他實質職務的層次或應該改為較專業的職銜，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更大一些，如這樣做，我們相信本地年輕人的入行意欲會較大。但大家都要明白，他入職那刻是護理員，但目標不是做護理員，一定至少做保健員，但我們樂見其成。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是現時的中年，尤其是很多中年婦女，我都見過她們做了很長時間的護理員。坦白說，她們讀書不多，很多沒有中五學歷，可能只有初中程度。她們現時的感覺是認為自己好像很難晉升保健員，因為始終讀書不夠多。在這次檢討中，我們也希望為她們開闢更好的路途。其實現時都可以進修銜接課程的，但她們會否認為程度太難？在不影響保健員質素的情況下，做保健員至少要懂得基本的藥物知識和一些基本護理知識，能達標的話，我們可否把更多重點放在在職護理員的工作能力而不單是學歷，現時很多屬中年婦女的人士認為自己很難晉升，將來如我們有一個更能幫助她們的方法，令更多有能力、有意願的人士可以憑能力而不單是憑學歷晉升保健員一職，這也是我們想做的工作。

另外，輸入護理員比例方面，你看到合約院舍或津助院舍也是2:1，盡量多留一些職位給本地人。護理員質素方面，社署對院舍的運作是有要求的，所以那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因為院舍至少要達到社署的最低要求。多謝主席。

主席：由於還有很多同事未發言，我應該要延長會議15分鐘，也要再提醒大家記得預留足夠時間讓官員回答，否則時間緊絀。

下一位是郭玲麗議員。

郭玲麗議員：謝謝主席。就輸入外勞方面，我想大家都非常關注會否影響到本地的一些發展，以及本地人的就業情況。我想在這裏問，正如剛才有委員可能關心會否對發展有太大影響？問政府有否計劃大約多少年檢討一次輸入多少外勞才足夠？我們暫時未看到“個底”，不知道多少才足夠，是嗎？我們也看到未來長者老化情況較普遍，但我認為，好像你們剛才提及的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幫助青年入行。反過來，我再大膽一問，會否考慮與教育局多些商討，由中學和高中階段開始已給學生參與計劃？因為我看到一些護理員課程的要求也是15歲、小六程度，而我也知道有學校老師為了開班給SLD(特殊學習障礙)/讀障學生，因他們讀書能力不高，但在技能方面、一般處理溝通上並沒有問題，但唯獨因為讀障，這批SEN(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被困住了，他們的老師已為他們開展了長者照顧技能課程，學生也取得QF2(資歷架構第二級)資格，而這批學生今年暑假已加入一些院舍實習，得出的效果不錯，而且院舍給予他們非常高的正面評價，這班學生又會認為自己終於有價值。正如我經常說，我們希望給他們一條前行的道路，這會否也是可以考慮和發展的方向，令在保健員或護理員的層次上可以有更多穩定的青年人手，而長者看到青年人進來與他們玩遊戲也很開心，照顧長者的青年人也認為很有成功感？這是我的一些建議，如局長有興趣，我不介意替你安排到那間學校做一些參訪工作，了解工作情況如何，看看會否有機會開展。謝謝主席。

[014538]

主席：好，局長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郭議員。我聽罷也感到很鼓舞，難得有學校如此樂意安排學生加入院舍工作，或者助理署長Jenny(指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甄麗明女士)於會後就此與郭議員接觸。這也挺好的，因為我認為可能與啟航計劃一脈相承，如果有多一個年青人願意嘗試加入院舍工作，而他又認為在那裏尋找到自己未來的工作，既可幫助長者，他亦感到開心，我們當然認為是好事，多謝郭議員提出這方面的意見。

[014803]

主席：下一位是吳秋北議員。

吳秋北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先反映工會對這項特別計劃的安排有不滿情緒，因為當局完全沒有與工會進行溝通。 [014840]

第二，在數字上，現時全港有15 000個護理員，未來這項特別計劃提供7 000加8 000，總數是15 000個名額，這是否代表局方已經徹底投降，完全無需考慮本地工人的就業情況？因為這15 000個名額剛好代替本地所有崗位。當局這種態度能否說服人所謂的“啟航計劃”很吸引、能提供培訓，局方基本上已投降，也無需要再做這些事情，當局的態度是甚麼呢？可否再交代得清楚一些？

對於未來在監管方面，當局會否考慮工會的意見，即應該由勞、資、官三方就護理員的情況加強探討、監管和商議，而不是單單由局方提出數字，完全由行政主導，而無需要考慮業界的情況。謝謝。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吳秋北議員的問題。我先回應是否無需要用本地護理員的問題。完全不是這回事。無論怎樣變，由本地人做護理員始終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因為現時有院舍，我們預計將來也會有，只是現實狀況是，我們預計本地人做護理員的數目會減少——正如我之前所說，現有護理員的年紀都已漸長——隨着他們年紀再大，慢慢地有些表示要退休、不做護理員的時候，不論我們如何作補充，數目也不夠多。有些年輕人很有心並願意嘗試，但始終數目不大，護理員工種無可否認屬於較為厭惡性，難以吸引人加入，而且即使年輕人肯做的話，也只是他們的跳板而已。他們做很短時間便會想做保健員，甚至晉升為護士，這是現實的問題。但是，即使我們現時建議再增加配額，仍然會有本地人做護理員，而且我要再強調，在計劃下，在機制設計方面，只要有本地人願意做護理員，他們會獲優先聘用。事實上，勞工處將於9月舉辦一個大型招聘會，當中會有很多NGO參與，他們的工種會較為吸引，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做護理員。主席，你知道我們設有地區福利專員。在未來的日子，每一個地區福利專員都會在其所屬地區多舉辦招聘活動，主要針對津助院舍和合約院舍，因為津助院舍和合約院舍的聘用條款比較優厚，較多本地人願意做，我會再

 [015022]

就這些工作加大力度。政府有很大決心和誠意，希望令有心做護理員的本地人都能獲聘。

另外，根據特別計劃，(計時器響起)我們每半年會向勞顧會報告一次。我們認為這個途徑似乎可以達到目的，我們會加以善用勞顧會的平台，定期向勞顧會報告。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聽到剛才有些同事的發言，我不發聲便好像不太公道，不過我都想說給大家聽聽。曾幾何時，我有公司曾投資私人院舍。我難以明白，為何工會代表居然對工資中位數有所質疑。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為何不質疑呢？因為現時飲食業雖然沒有限制，但我已經收到很多反應，表示需於工資中位數上多付數百元，又要加上住宿費，老實說已高於現時聘請員工的金額。因此，如果飲食業可以聘請得到員工，我們是不會輸入勞工。這個工資中位數——以新加坡為例，這些低收入工種根本不會設有中位數——設立這個框框只是希望令工會領袖開心。但是剛才兩位議員的發言，一位對該中位數作出批評，第二位則表示沒有向他進行諮詢。我反而認為現時這個中位數可能尚算合理，因為起碼已用盡全額，所以我不會批評。我只是提出中位數這個問題而已，我希望局方在其他工種都想想這一點。

[015257]

局長剛才提到護理員工種有點厭惡，其實不是有點厭惡，而是嚴重厭惡，所以當失業率越低，很多人會轉換工作，找一些較舒服的工來做。洗碗工人的工作環境起碼有冷氣，對着的碗碟污穢一點而已，而不是經常有不同，亦無需大氣力，但我們也招聘不到人手。所以，現時大家要明白，在失業率如此低的情況下，這個結果是必然的，我認為局方應該繼續做。另外我只有一點要批評，就是政府在預計人手需要方面永遠都太保守，預計的數字永遠都比實際為低，但實際上我們需要的人手比你們所預計的為高，而且現時社會越趨老齡化，所以局方要明白護理員的需求越來越大。局長，放心做，無需要太擔心各工會領袖，他們每逢看到你就作出批評，我認為沒有甚麼公理。我們應該為長者着想，而不只是為員工着想。長者入住院舍後，如果不夠人用，就像局長剛才所說，洗澡次數減少一點，那怎麼辦？換片次數又減少一點，那又如何呢？我們不要經常只着眼於員工的個人收入是否有影響，其實要看看普羅大

眾、需要入住院舍的長者，我們是否對他們有所虧欠，應該為他們提供較好的服務呢？

主席：局長。

張宇人議員：你無需回應，局長。

主席：不用回應，是嗎？那好吧，不用回應。

下一位，譚岳衡議員。請開啟麥克風給譚岳衡議員，謝謝。

譚岳衡議員：謝謝主席。我剛才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所以我過來問3個問題，不知道前面是否已經問過。 [\[015643\]](#)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輸入護理員。我們社會人口確實老齡化，現在老齡化是20%，未來幾年會到30%，我們已經是一個嚴重老齡化的社會。所以，我認為不是輸入護理員與否的問題，而是過幾年能否輸入足夠的護理員。內地也進入老齡化社會，在這方面的自身需求也很大，而且內地的護理員薪酬逐漸上升。如果香港沒有合適的競爭條件，我們怎麼確保計劃能順利進行？所以，這個可能要未雨綢繆。一旦不能從內地輸入護理員，我們有甚麼替代措施，長遠來說可能還是要依賴本地人才，對吧？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全社會對護理這個職業可能要有一個新的認識和定位。未來可能有很多群體要從事這個職業，這是一個很高技術、技巧性的專業，所以未來護理教育可能也要有系統性的謀劃，而不是現在政府文件當中所說的，由社署推行幾個職業的培訓。從大學專上院校這方面的課程設置、專業的開設，可能現在就開始要有一定的規劃，提前培養這方面大規模需要的人才。

第三個問題是，為甚麼目前要輸入護理行業的人員呢？本地招不到人，因為很難吸引人入行，癥結主要在於晉升的階梯不完善、薪酬待遇普遍偏低。我們在快速步入老齡化的社會，護理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護理員本來應該是一份前景非常光明的職業，應該是一個“鐵飯碗”，甚至是“金飯碗”；但現在

如果基層院舍前線人數不足的話，流失率越高，行業發展跟社會的需求不匹配，所以一個是剛才我聽到議員提出護理員晉升階梯的設置，另外一個是有沒有這種護理員的融入體系？同時，就護理員的薪酬體系，政府可能也要主動介入，就是感覺到現在護理行業的價值被嚴重低估。護理行業的價值未來應該跟金融、航運、貿易行業的中位數拉齊，這是未來一個趨勢，必然會是這樣的，所以現在可能就要開始考慮。

我提出3個問題，局方不一定要回答，謝謝。

主席：局長，有否補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簡單回應一下吧。第一個是輸入護理員的問題。我認為譚議員提出的也挺有道理。我們也注意到，在內地的護理員的工資一直在往上漲。過去這麼多年(許時器響起)本港院舍主要還是從內地輸入，但現在主要來的已經不是從廣東來的了，大多數是從湖南、湖北、廣西來的。現在香港所提供的待遇還有一定吸引力。但是，護理員其實並不一定從內地來，基本上全世界的護理員都可以來，只是過去這麼多年，一直都是在內地為主，這個我們也要注意，我感謝譚議員提出這點。 [020016]

另一個是關於整個護理行業長遠的專業發展，剛剛我也曾談及此事。其實護理員不應該是一個級別，尤其是對於本地年輕人、中年人而言，護理員可能只是第一步，他們的目標應該遠大一點，可以當更高級的保健員。我們正在就此進行檢討。在保健員這個職業當中，第一要有晉升的機會，另一個是讓目前——可能熟練的並不多——但有能力的中年人可以有機會晉升為保健員，這個我們也在做。再遠一點看，可能還是要利用科技，人越來越不夠的話，便要通過樂齡科技作為部分替補。所以，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感謝譚議員。

主席：下一位是鄧家彪議員。

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我特別欣賞剛才譚岳衡議員所說的價值的問題，希望整個討論都可以在這個觀點上有所實踐。局長，我當然明白這是長者的需要，一個是商界的壓力，一個可 [020202]

能是人手規劃上的問題。始終我立足於勞工界，我們的看法是，局方提出這些方案，但如果沒有勞工界的背書，一句說話：“我毫不知情”，沒有諮詢，或漠視本地僱員的發展或利益，這些始終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也沒有好處。我相信局長也聽到，無論是“秋北”(指吳秋北議員)或“小松”(指周小松議員)，還是其他勞工界代表都是同一番話，如果真正要令這些艱難的事可以向前行，有持續的監察，亦真正實踐本地員工優先，是否可以堅實地落實三方協作的有效機制呢？三方協作包括真正從事這一行業的工會代表、正在這一行業經營生意的僱主代表和局方持續地觀察，引入這麼多勞工，究竟在服務質素、本地吸納新增勞動力方面會否受打擊、正從事這一行業的階級或階層上的流動是否有效，這些都缺乏持續的討論，或當三方協作得出結論，但每次都令人質疑政府不知受到甚麼壓力，因而作出“大手筆”的打擊，是否真的可以在此事上確立三方協作機制，真真正正將這件事實踐？反過來，每當有新政策出台便可以有多人為當局背書、與當局一起走。我就這一點有此具體的問題，局長，謝謝。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鄧家彪議員，亦感謝你的好意。我們從去年開始推行特別計劃後，我們每半年會到勞顧會匯報一次。我們的想法是如何可以加以善用每半年到勞顧會匯報這項安排，因為我們輸入的工種其實很簡單，只有護理員一個工種，但既然在勞顧會有這項每半年一次的安排，我們想辦法如何將之善用，令大家可以更了解整個特別計劃下的進展，尤其是針對本地僱員，如何可以確確實實地取得一些事實給大家看，我們真的做得更好去保障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當中包括招聘、想辦法令他們可以留在院舍工作，為他們提供更多晉升機會，我們都希望可以透過有關安排提供更多信息。多謝主席。

[020410]

鄧家彪議員：主席。

主席：是。

鄧家彪議員：如果剛才局長表示得到一個效果，第一，不會受到如此猛烈的批評；第二，單憑一個很技術性的問題仍未有共識，我不認為之前的實踐真的達到我們剛才所說的效果，就是工資中位數的問題，如果三方協作真的有效、三方有共識的話，沒理由連這個中位數都各執一詞。可否認認真真將三方協作平台實踐起來，而不是局方或署方定期匯報一次輸入多少勞工，究竟是哪些機構輸入。坦白說，我曾擔任勞顧會成員，其實也不知道有哪些機構輸入勞工，主席(計時器響起)。

主席：局長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勞顧會方面，我們會盡可能提供更多資訊給大家，但關於工資中位數的問題，我認為沒有任何懸念，因為這是由統計處搜集獲抽選僱員資料所得來的中位數，而且多年來都是這樣做，所以並非由於有特別計劃，所以另有一個方法計算中位數，不是這個意思。過去是這樣計算，現時也是這樣計算，其他行業都是這樣計算，我們都是這樣計算。所以，在中位數一事上，議員表示我們曾作修改，但我們沒有改變過，仍然是用同一方法，亦是一視同仁地計算。多謝主席。

[020606]

主席：現在還有兩位同事想作第二輪發問，依舊是3分鐘，連問連答，希望大家抓緊時間。周小松議員。

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延長會議讓我發表意見。首先，我要澄清一點，其實勞工界並非像張宇人議員所說，不顧長者照顧的需要。事實上，勞工界在過去多年都同意在私營安老院輸入勞工。我自己做了8年勞顧會委員，我也親自批准不少這類個案。其實我們是同意的，因為私營安老院確實在很多條件限制，令它無法將護理員薪酬提高到一個合理水平，所以我們是同意的。

[020701]

第二，我想再就工資中位數多說兩句。工資中位數的釐定，對於在輸入外勞的過程中，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大家可以理解到，現時政府撥給資助院舍的護理員工資是總薪級點第8點，現時應為22,000多元一個月。但是，如果局長允許資助院舍以14,820元聘請外勞，他們還怎會有動力聘請本地工人呢？所以我認為工資中位數的問題至關重

要。我明白局長所說，該中位數是統計處統計出來，但按照我的理解，這14,000多元的工資中位數並不包括資助院舍，否則很簡單的道理，總共可以統計、逐個數的人數是11 000多個本地工人，怎會達到14,000多元的工資中位數呢？這是明顯有出入的。

第三是關於人力需求的預測。我看去年這個時候局長提供給立法會的文件提到，推出特別計劃時很清晰，當時表示缺乏4 500個護理員。文件分析得很好，第一部分是資助院舍缺1 600人，第二部分因為修訂法例導致欠700人，第三部分是未來3年有很多宿位落成，再多要2 200人，一共4 500人，當時局長表示3 000個名額輸入外勞，1 500個名額留給本地工人，這個態度非常好，但今年的預測似乎又不是這樣。第一，理據不太清晰，局方怎會看到未來3年會有5 000個本地工人流失呢？我始終不太相信，此其一。第二，整體才是15 000多個護理員，現在輸入外來勞工要輸入15 000個，此舉令人看到政府的態度是想取代本地工人(計時器響起)。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有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簡單回應。多謝周小松議員。第一，有關工資中位數，據我們理解，統計處一直都有將津助院舍和合約院舍包括在內，而沒有不包括這些院舍。這是第一點。

[021004]

第二，正如周小松議員所說——我也同意——過往勞工界對於輸入護理員其實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周議員說得對，即使勞顧會以往對輸入護理員沒有表示反對——因為他們明白不夠人——但同樣地，我也希望周議員明白，NGO在招聘時不會刻意有本地人不聘請而轉為聘請外勞，真的不是這回事。我們確實有為院舍提供一定金額的津助，但院舍在取得津助後，不會因此聘請外勞而不聘請本地人，沒有這回事。我可以找NGO跟周議員談談，我也親自問過它們，它們很清晰，因為NGO並非牟利而是服務性質。如有本地人的話，機構當然希望聘請本地人，但實在沒有辦法之下，它才會聘請外來人。但NGO也分很多種，有些NGO表示會盡量聘請本地人，怎也不會聘請外勞，它因為種種原因而認為有困難，有一類我可以作介紹；有些則表示沒有辦法，如果再聘請不到外勞，那些長者便要減少洗澡次數，事事皆有困難，它們並不忍心，這種情況

也有。但是，機構請來外勞，表面上看似工資是14,000多元，機構要為外勞提供住宿，需要用上錢，機構的管理亦變得更為複雜。所以，我只是想強調一點，大家不要把非政府機構看成盈利機構的心態，我希望可以為NGO說一番說話。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局長。下一位，江玉歡議員。

江玉歡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本來打算不作第二輪發言，不過聽了局長回答幾位議員同事的問題，我便有一些意見。我很高興聽到局長表示，譬如林正財醫生稍後會領導進行一些較為長遠、就長者護理人手方面的需求的計劃。我認為這是一件相當好的事。

[021155]

剛才局長和署方都曾回答，由護理員晉升為高級護理員再到護士，前途一片光明，亦因為有晉升便一定會有流失。我在想，我們是否應該就長者護理人手需求作出較有系統的控制呢？如果我們不斷提升上層人員，容許他們不斷晉升，那麼在下層的人員又怎辦？所以——我的感覺，不知我是否正確，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們應否在政策上有些手段作調節呢？因為最近有醫管局的同事，即前線行政人員跟我說，由於護士職系很多較高級的人員現在都有degree，即越來越高級，變相有部分——我不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變成王子和公主。當他們做一些不太好的工種時，便會好像王子和公主般。我們是否希望在長者護理方面都有這種情況呢？所以，我很希望看看局長如何就這方面在政策上調適呢？謝謝。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江議員。會進入院舍工作的員工，全部都是捲起衣袖去做，院舍工作很實在，尤其是做護理員，工作放在你面前便要做。我剛才所說，每年我們都找到一些有心的年青人，他們可能畢業時讀書成績不好，不具備相關學歷資格，譬如投考護士也未符合資格，但他們有心便入來當護理員。但是，年青人做護理員，大多數不打算做一世，尤其是他們起碼具備DSE的程度，便具備條件可以透過修讀保健員訓練課程升任保健員，但我們並非強行晉升，保健員職位只有這麼多。當他晉升後，我們當然希望再填補有關空缺，但目前的現

[021352]

實是，第一，年輕人的數目有限，願意做保健員的已經不多，願意做的其實不會長遠留在該崗位，他會因為晉升而離開，這是好事來的，但我們需要越來越多護理員(計時器響起)。至於中年人，願意做的也只有這麼多，很多都肯捱、肯做，但我們看到現存——譬如之前周議員都問及，為何我們會看到本地護理員的流失會加大——看到他們年紀漸長，即根據數據來看，很多都會慢慢離開這個行業，而補充的數目不夠，所以我們唯有從.....其實這次也是頗系統性、前瞻地去看，才提出這項建議。多謝主席。

主席：我也說兩句，因為我想給大家一些資料性的資訊。我盡量持平，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不過，的確NGO很擔心一件事，萬一沒有護理員的話，不單是減少洗澡次數這麼簡單，而是整個服務都會立即面對很大困難。

[021523]

剛才江玉歡議員也談及，今天香港社會已經有所改變，大部分人都能夠中學畢業。基本上如果沒有晉升階梯，工作的人便不願意留在較初級的工種。但問題是，護理員與洗碗工和其他工種不同，這個工種萬一突然崩潰便無計可施。任何工種都需要有儲備，我估計局方可能考慮了這點，因而取5 000人作為人手流失的數字。我明白勞工團體同事的關注，不過大家可能要把這個工種與其他工種分開來看。我們寧願儲備多一點，或者使其流動性低一點會較為穩妥，否則坦白說，如果市場好的時候，大家都會選擇較舒服的工種去做。譬如很簡單，如果突然有保安或其他工作的時候，以我們所知，大家最終可能都不太願意選擇護理員這個工種，因為大家都明白護理員工種屬厭惡性質。希望同事或公眾人士都明白，在輸入勞工一事上，我估計局方在這方面的考慮會多一點，以致可能在決策時採用前述5 000的數字。至於NGO，我很相信——我不敢說完全——但我知道大型NGO絕不希望聘請外勞，因為坦白說，他們要管理並要投放其他資源更甚於錢，我想不是錢的問題。我並非偏幫任何一方，不過希望給大家一些資料性的資訊，讓大家知道。

如果沒有其他議員發言，現在進入“其他事項”。

如果沒有其他事項，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多謝大家。
